

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歷史認識論

—— 以盧卡奇與湯普森為例

雷家聖*

- 一、前 言
- 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認識論
- 三、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的歷史認識論
- 四、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出版
- 五、盧卡奇的自我批判
- 六、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的歷史認識論
- 七、結 語

一、前 言

無可置疑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不但是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一股十分重要的政治思潮，對於近代國際政治的發展，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過，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內涵，由於各派馬克思主義者的解釋各不相同，也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而在眾多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二十世紀前期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或稱為「新馬克思主義」（New Marxism），可以算得上獨樹一幟。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要在政治上實踐「打倒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的理想時，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卻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取向，由政治與經濟問題轉向到哲學與文化層面。這一批在西歐、美國崛起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以蘇聯為首的傳統馬克思主義之間，由於在研究取向上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因此，當時蘇聯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視為異端邪說，加以口誅筆伐，這是不難想像的事。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盧卡奇 (Georg Lukacs) 即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最早期的代表人物。而湯普森 (E. P. Thompson) 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著名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本文即以此二人為例，探討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於歷史的認知，有何特色？與蘇聯馬克思主義之間有何差別？希望能夠藉此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認識論，作一初步的探討。

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認識論

一般談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認識論時，最常被提及的觀念，就是所謂的「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所做的理解，是認為歷史的發展，取決於生產工具與生產關係，隨著生產工具的轉變，生產關係也隨之改變；因此，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興起，使得生產關係形成了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間嚴重的矛盾與對立。這種歷史觀反映著一種機械式的物質決定論¹或技術決定論，²認為歷史演進的動力即是生產工具與生產關係的變化。在這種歷史觀之下，人的思想、意志、情感似乎並無太重要的地位。

不過，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時代，當時馬克思尚有許多手稿並未出版。尤其是關於歷史認識論的問題，在當時已出版的馬克思作品（例如《資本論》、《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等）中，很難找出清楚、完整的論述。唯一一段較接近於描述歷史觀的段落，是在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書，有下列這樣一段話：

在人生活的社會生產中，人們進入特定的、必要的、非其意志可以左右的生產關係之中。這種生產關係是與其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互相配合。整

¹ 中文在翻譯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一詞時，將之翻譯為「唯物論」，可能即是認為這種理論是一種「物質決定論」，歷史的發展完全以「物」為中心。按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一詞字面直譯，應譯為「歷史物質論」，不過在本文之中，為求方便起見，仍然沿用傳統的翻譯，稱之為「歷史唯物論」。

² 美國學者威廉姆·蕭即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是一種「技術決定論」。參見威廉姆·蕭著，阮仁慈等譯《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3月初版)，第二章〈馬克思的技術決定論〉，頁 50-79。

個生產關係構成了社會經濟結構，也就是真實的社會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了法律、政治等上層結構，以及與此基礎相適應的社會意識。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必然決定了社會的、政治的、與精神的生活。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了他們的存在，相反的，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³

在這段引文中，似乎認為人類的法律、政治、精神等「上層結構」，是取決於社會經濟基礎（生產方式）的型態。「存在決定意識」成為後來共產黨員歷史觀的主軸。不過，這種歷史觀，可以說是一種經濟決定論，忽視人的價值與作用。

在馬克思與恩格斯死後，下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歷史認識論有了較為清晰的闡述。例如梅林（Mehring）撰有《論歷史唯物主義》（*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拉布里奧拉（Labriola）撰有《唯物史觀論文集》（*The Essays on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普列漢諾夫（Plekhanov）撰有《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Mon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考茨基（Kautsky）撰有《唯物史觀》（*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在這些學者的研究之下，將「歷史唯物論」作為一種闡述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論，並且加以系統化。⁴不過，這些著作主要的作用，在於總結馬克思的思想，而非繼續加以發展，⁵因此，這些著作對歷史唯物論的討論，仍然沿襲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經濟決定論」、「存在決定意識」的說法。

這樣的一種學術取向在 20 世紀初繼續發展。由於 20 世紀初資本主義的持續發達，使得馬克思主義者面臨了兩個問題：如何分析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壟斷與帝國主義？如何在理論上面對學術界經濟學家的批判？⁶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作品中，出現了一些具有西方經濟學學術水平的著作。例如：列寧（Lenin）在 1899 年撰有《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一書，

³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T. B. Bottomore (ed.),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Harmondsworth, 1970) pp.51-52.

⁴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1979) p.6.

⁵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p.6-7.

⁶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p.8-9.

將馬克思的理論運用於俄國具體的例子之上，將理論與歷史聯繫起來。⁷ 1916年，列寧又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書，說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了帝國主義的好戰與殖民剝削。⁸在蘇聯建立後，格羅斯曼(Henryk Grossman)在1929年發表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累積與崩潰規律》(*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Collaps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則由馬克思的理論推論出資本主義必然崩潰。⁹由於這些著作是爲了要回應西方經濟學家的挑戰，所以其寫作的形式也採用了西方經濟學所慣用的方式，結果這些著作在討論歷史的發展時，「經濟決定論」的傾向越來越重，也就是越來越重視經濟條件與生產關係的作用，而越來越忽視了人的存在與價值。因此，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逐漸被馬克思主義者解釋成一種經濟決定論；而且在蘇聯建立之後，這種「經濟決定論」式的唯物史觀更成爲一種神聖的教條與信仰。

對於這一種將「歷史唯物論」解釋爲「經濟決定論」的趨勢，有若干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提出了嚴厲的批判。例如：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即曾指出：「歷史唯物論」經常被人習慣性的當作是經濟決定論(有時甚至是被馬克思主義者自己)，爲了盡量避免「經濟決定論」這種說法，馬克思否認他是第一個強調歷史發展中經濟基礎重要性的人，也否認他把人類的歷史寫成社會經濟發展史。¹⁰但是，就像我們看到的，馬克思主義對史家的影響已經被指出是一些相對來說簡單有力的觀念，這些觀念透過一些方式跟馬克思主義運動結合在一起，可是這些觀點卻一點也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或者說，這些深具影響力的觀念並非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真正代表，我們把它叫做「庸俗的馬克思主義」(*vulgar-Marxist*)。¹¹

霍布斯邦進一步指出：「庸俗的馬克思主義」所涵蓋的重點：包括了「經濟決定論」，認爲經濟因素是其他因素所依賴的基本因素；還有「經濟基礎與上層結構」

⁷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9.

⁸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10.

⁹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22.

¹⁰ Eric J.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64 (1968, winter), p.41.

¹¹ Eric J.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64, p.42.

的關係，通常被解讀成支配者與依賴者的關係；以及「歷史法則與歷史必然性」，馬克思雖然堅持在人類歷史長期的變遷之中，一些意外的事件可以排除不看，但是這種觀念卻被解讀為僵化的規律，甚至是一種機械式的決定論，這種決定論認為歷史的發展沒有其他的選擇。¹²因此，我們隨處可見這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文藝復興完全導因於經濟因素。」「三十年戰爭導因於經濟因素。」「十字軍對封建土地的掠奪。」「家庭的演進是由於經濟因素。」「笛卡兒對動物的觀點就像買入機器與大量生產的關係。」¹³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史觀十分關注歷史上社會經濟的事實，這種關注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世界各地奠下了雄厚的基礎（除了美國、西德少數國家以外），但是這個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產物卻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沒有什麼關連。¹⁴

三、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的歷史認識論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認知越來越走向「經濟決定論」的時候，1923年，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一書出版，盧卡奇在此書中提出了他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不同看法，並探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淵源。

盧卡奇在此書中所提出來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所謂「主觀」與「客觀」統一的問題。在以往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觀中，歷史的發展是由經濟、技術、物質等因素所決定的，人在歷史之中是被動的。盧卡奇則批評這種看法，盧卡奇認為恩格斯「根本沒有提到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的關係」。¹⁵所謂「主體」、「主觀」，指的即是人的意識與思想；而「客體」、「客觀」，指的就是外在的社會環境。盧卡奇認為馬克思的貢獻，就是「把社會和社會化的人這兩方面的所

¹² Eric J.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64, pp.42-43.

¹³ Eric J.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64, p.44.

¹⁴ Eric J.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64, p.45.

¹⁵ Gerog Lukacs, *What is Orthodox Marxism?*,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o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1) p.3.

有現象轉變成了歷史問題。他具體揭示了歷史進化的真正基礎。」¹⁶ 在馬克思主義者重視物質、經濟因素，強調「經濟決定論」的時候，盧卡奇卻認為馬克思的思想並不是以物質、經濟為中心，而是在重視物質、經濟的同時也重視人的價值與作用。盧卡奇說：

一方面，人作為社會環境的產物，反之，另一方面社會環境是公眾輿論創造的，也就是由人創造的。這就闡明了我們這種似乎純認識論的製造和活動的主體。¹⁷

盧卡奇在物質、經濟因素之外，又強調「人」的因素，準確的說，是人的思想與意識所產生的作用，這就將以往馬克思主義者「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轉變成經濟因素與人的意識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盧卡奇將這種歷史觀稱之為「總體性的辯證法」，¹⁸認為外在環境加上人的意識，才算是歷史的「總體」。

將歷史的發展當作「主觀」與「客觀」相互影響的過程，把這種歷史觀落實於現實社會當中，盧卡奇特別重視在資本主義壓迫下工人階級的自覺，盧卡奇將這種自覺稱為「階級意識」，認為工人在面對資本主義剝削的社會矛盾時，「只有通過對總體發展中矛盾的內在含義加以認識來克服。但必須強調的是，第一，只有在變化過程中的內在矛盾被意識到的時候，這個結構才可被毀滅。」¹⁹「當工人明白自己是做為商品存在時，這時他的認識就是實際的。這就是說，這種認識使認識的客體發生了一種客觀的結構變化。」²⁰盧卡奇十分重視在反抗資本主義過程中工人自覺的「階級意識」的重要性，認為如果沒有階級意識，那麼工人階級「被認為是被動的，在統治階級與革命階級之間搖擺不定的。如果他們偶爾爆發出了革命的行動，那麼這樣的爆發也完全是初步的和盲目的。他們或許贏得一些戰鬥

¹⁶ Gerog Lukacs, *What is Orthodox Marxism?,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17.

¹⁷ Gerog Luka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134-135.

¹⁸ Gerog Lukacs, *What is Orthodox Marxism?,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10.

¹⁹ Gerog Luka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197.

²⁰ Gerog Luka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169.

的勝利，但最終注定是要失敗的。」²¹

如果工人階級有了自覺，產生了階級意識，那麼在資本主義剝削的社會矛盾下，「無產階級卻通過自覺，利用現存的潮流獲得了把事態轉向另一個方向的機會。這個方向就是自覺調整社會生產力。這種自覺的期望，就是期望到達『自由王國』，就是朝要實現的目標自覺地邁出了第一步。」²²因此，「當資本主義最終的經濟危機爆發時，革命的命運將依賴無產階級意識型態的成熟，也就是依賴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²³可見盧卡奇認為，在面對資本主義（客觀）的鬥爭過程中，階級意識（主觀）是十分重要的，歷史的變化不是完全由經濟環境所決定，人的主觀意識也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還提到一個重要的觀念：「物化」（reification）。這也是以往馬克思主義者所未曾深入探討的。盧卡奇引述馬克思描寫「物化」的現象：「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²⁴簡單的說，所謂物化就是「一個人的活動成了與他自己相疏遠的東西，一個人的活動變成了附屬於社會自然規律的人類以外的客觀商品。」²⁵換言之，盧卡奇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勞工只不過是資本家的生產工具，發給勞工薪水與餵食家畜飼料沒有本質上的差別。而勞工為了生存，也只有充當資本家的生產工具，而無法自由的發揮自己的潛力與創造力。在此，盧卡奇也表現出他不同於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道主義思想。

二十世紀學者分析盧卡奇的思想，認為盧卡奇十分重視馬克思之前的哲學體系（特別是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所造成的影響。因此，英國學者佩里·安德生（Perry Anderson）就認為：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的兩大理論主題是來自黑格爾哲學的，而不是來自馬克思的。其一是強調無產階級是「歷史的主、客

²¹ Gerog Lukacs, *Class Consciousnes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52.

²² Gerog Lukacs, *Towards a Methodology of the Problem of Organisatio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313-314.

²³ Gerog Lukacs, *Class Consciousnes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70.

²⁴ Gerog Luka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86.

²⁵ Gerog Luka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87.

觀一致」的思想；其二是把「物化」設想為人類客觀性的外部客觀化，而應該重新回復到原來的內部主觀性。這就使得盧卡奇將已經覺悟的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革命成就結合起來。²⁶這種說法看起來似乎詰屈聱牙。所謂「人的主觀性」，就是指人的思想與意志；所謂「人的客觀性」，就是指人有形的身體；而「人類客觀性的外部客觀化」，就是指人的身體不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意志而行動，而是按照外部環境的需求而工作，這就是「物化」。重新回到人的主觀性，就意味著工人階級必須要有一種思想上的覺悟，不要再作資本主義剝削的工具。如此一來，這種「回歸人的自主性」的理論就可以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相結合。最後，無產階級社會的出現，就意味著「主、客觀的一致」。

這種理論與黑格爾哲學有何關係呢？黑格爾的「辯證法」，強調歷史的發展，是「正」、「反」兩種力量互相影響，最後「合」而為一個新的「正」，又與另一個新的「反」互相影響，歷史便如此不斷的發展下去，「反」不斷被克服，歷史也就不斷的進步。盧卡奇將這種辯證法加以轉換，用「人的主觀性」作為「正」，「外部客觀化」作為「反」，人的思想與意志就是在外在環境的挑戰與壓力下不斷掙扎，最後，「主、客觀的一致」意味著「人的主觀性」獲得了勝利，人的思想與意志獲得了解放，這也就象徵工人階級取得了自覺，而由資本主義的剝削中解放出來。盧卡奇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詮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使歷史唯物論擺脫了「經濟決定論」的窠臼，而成為一種新的歷史發展觀念。

大陸學者張西平先生對盧卡奇的理論中所表現的「黑格爾的影子」也有所說明。張西平認為：在德國古典哲學中，黑格爾是繼費希特以後最系統地論述「異化」理論的哲學家，尤其在《精神現象學》一書中，「異化」構成了黑格爾思想的中心範疇。黑格爾的異化概念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方面加以展開的，一方面是從本體論的角度，他把全部人類社會的發展看做是自我意識的異化及其克服的過程，整個世界就是絕對精神異化和回歸的歷史；另一方面黑格爾在論述自我意識的發展過程中，緊緊抓住了人的異化問題，從而使他的異化概念顯示出了人本主義的意義。²⁷顯然，盧卡奇「主、客觀一致」、「物化」等觀念是由黑格爾哲學蛻變

²⁶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p.61-62.

²⁷ 張西平《歷史哲學的重建—盧卡奇與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9月），頁173-174。

而來的。

不過，盧卡奇對於黑格爾哲學，並非全盤接受，而是經過一番改造。黑格爾哲學中的客體，指的是自然環境。盧卡奇則將自然的客體轉變為歷史的客體，人類將要克服者，不是自然環境，而是由人類社會中所產生的剝削與壓迫。而所謂主體，也不是個人或少數菁英的思想，而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盧卡奇認為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貢獻，就在於將「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由一種純認識論的思辨轉變為一種社會歷史理論。²⁸

此外，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也摻入了許多西方思想家的影響，並非是單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將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其他西方思想加以融合，成為了一套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據英國學者佩里·安德生的研究：盧卡奇在思想上仍然受到韋伯（Max Weber）與齊美爾（Georg Simmel）的社會學、狄爾泰（Dilthey）與拉斯克（Emil Lask）的哲學的深刻影響。特別的是，盧卡奇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與「歸屬意識」（ascribed consciousness）的觀念是來自韋伯，「物化」的觀念來自齊美爾，而盧卡奇對自然科學的敵視（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完全沒有的東西）則是受到狄爾泰與德國「唯生論」（vitalism, Lebensphilosophie）的影響。²⁹

在盧卡奇的觀念中，歷史的發展過程裡，人的思想、意志與情感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雖然造就了資本家與工廠工人，但是「工人階級」的形成尚有待工人本身體認這種「剝削」、「壓迫」關係的存在。只有工人們有這種自覺，工人階級才得以出現。盧卡奇將這種變化，稱之為「主觀」（人的心理）與「客觀」（現實環境）的統一，而歷史的進展，即是主觀與客觀之間不斷辯證地互動的一個過程。這是盧卡奇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

²⁸ 張西平《歷史哲學的重建——盧卡奇與當代西方社會思潮》，頁 255-256。

²⁹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56.

四、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的出版及其影響

1932年，蘇聯出版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書，使得世人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有了新的認識。在《1844年手稿》的〈異化勞動〉篇之中，馬克思曾經提到了「人的本質」，認為「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

³⁰ 馬克思說：

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是有意識的。³¹

馬克思又說：

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³²

馬克思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人的生產活動不只限於維持生存需求，而且更是一種有意識的實現自我的方式。

不過，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之中，勞工所從事的工作卻不是有意識地實現自我，而是在從事一種「異化勞動」。何謂「異化勞動」？馬克思認為：「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³³也就是說，人的勞動是將人的意識與理想投射到外在事物（對象），是人與外在世界（對象）的互動。不過，若是人的勞動不再是人的意識與理想的向外投射，而僅僅是一種維持生存的手段。那麼這種勞動便是一種「異化勞動」。馬克思說：

異化勞動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生產對象，也就是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類

³⁰ 見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伊海宇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9月初版)〈第一手稿·異化勞動〉，頁54。

³¹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手稿·異化勞動〉，頁54。

³²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手稿·異化勞動〉，頁54。

³³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手稿·異化勞動〉，頁55。

生活。…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³⁴

在異化勞動中，人們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生活，失去了實現自我的對象，人的意識與理想無法實現，人們的生產活動僅僅是維持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人們自己意識投射的產物。「勞動本身不表現為目的本身，而表現為工資的奴僕。」³⁵而勞動的成果（對象）也不屬於生產者所有。「生命的過程表現為生命的犧牲，對象的生產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即對象轉歸為異己的力量、異己的人所有。」³⁶

這種異化勞動是誰造成的？誰是馬克思所謂「異己的力量、異己的人」？馬克思說：

勞動和勞動產品所歸屬的那個異己的存在物，勞動為之服務和勞動產品供其享受的那個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³⁷

在馬克思的觀念中，勞工在進行異化勞動的同時，「他也生產出不生產的人對生產和產品的支配。」³⁸這個「不生產」卻「支配」的人，就是資本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造成了勞工不得不進行異化勞動的結果。因此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不但是資本家對勞工生產的剝削，更是對勞工生命的剝削。

如何解決異化勞動的問題呢？馬克思在〈共產主義〉中主張：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向人的自身、向社會的人的復歸。³⁹

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佔有，是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⁴⁰

³⁴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手稿·異化勞動〉，頁55。

³⁵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手稿·異化勞動〉，頁59。

³⁶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手稿·異化勞動〉，頁60。

³⁷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手稿·異化勞動〉，頁56。

³⁸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手稿·異化勞動〉，頁57。

³⁹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手稿·共產主義〉，頁79。

⁴⁰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手稿·共產主義〉，頁80。

馬克思認為只有實行共產主義，廢除私有財產制，才能使工人擺脫異化勞動的困境，重新回歸自我，使生產活動重新回復成實現自己意識與理想的活動。因此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實際上便是「人道主義」。⁴¹

在《1844年手稿》中，〈異化勞動〉、〈共產主義〉等篇所反映的思想，表現了馬克思並非「經濟決定論」者，馬克思重視人的自主意識，認為不是出於人的自主意識、而僅僅作為生存手段的「異化勞動」是不正常的現象，必須實行共產主義使人擺脫異化勞動，使人重新回歸自我。

這種重視人的自主意識的看法，與盧卡奇所論述者相近。因此，盧卡奇的學術地位大增。此外，由於這份《手稿》所表達的思想，十分重視人的價值與作用，也促使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方向由政治、經濟方面轉向哲學理論方面。例如，馬庫塞（Herbert Marcuse）1932年在柏林《社會》（*Die Gesellschaft*）上撰文說：這些手稿將「科學社會主義」的整個理論提昇到了嶄新的地位。」並強調：這些手稿表明歷史唯物論的哲學基礎在馬克思各個階段的著作中都具有關鍵的重要性。勒菲弗赫（Lefebvre）根據《手稿》撰寫了《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 1934-35）一書。德拉·沃爾佩（Della Volpe）則撰寫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Right*, 1947-50）一書。沙特（Sartre）也撰有《唯物主義和革命》（*Materialism and Revolution*, 1947）等等。⁴²

不過，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之中，也有人反對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視為真正的馬克思思想。法國學者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即認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代表的是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思想，真正馬克思的成熟思想是撰寫《資本論》時期的思想，這一時期的馬克思思想已經與青年時期的馬克思思想有了一種「斷裂」，⁴³也就是青年時期較重視「人的價值與作用」的觀念，在思想成熟後已被「經濟決定論」的理論所取代，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不是單靠人的意志而改變的，而是社會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不得不然的結果。

由上可見，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始跳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框架，

⁴¹ 見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手稿·共產主義〉，頁79。

⁴²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p.50-52.

⁴³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70.

肯定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所謂「上層結構」（即法律、政治、社會意識等「人」的創造）的地位，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也就將研究的重心，由政治、經濟問題的探討轉向文化、意識型態等方面。盧卡奇在 1930 年代以後，用了大半生的時間鑽研文學、美學等領域，就是這種學術取向轉變的直接結果。⁴⁴（盧卡奇學術取向的轉變，也有現實政治上的考量，詳見下節。）不過，這一轉變也代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越來越鑽入象牙塔內，而與實際的政治運動越來越脫節了。

五、盧卡奇的自我批判

雖然《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出現，提高了盧卡奇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中的地位，但是盧卡奇於 1967 年 3 月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所寫的「新版序言」，卻對《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的看法作了自我批判，並且重新回到了經濟決定論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為什麼會有這樣戲劇化的發展呢？這要從 1920 年代，盧卡奇寫完《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之後的經歷說起。

1923 年，盧卡奇完成了《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之後，1928 年，盧卡奇擔任了匈牙利共產黨的總書記。並且起草了一份匈牙利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匈牙利政治和經濟形勢以及關於匈牙利共產黨任務的綱領》。在這一份《綱領》中，盧卡奇強調在反抗匈牙利獨裁者霍第（Miklos Horthy）的過程中，需要有過渡性的民主主義口號，把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民主專政看作是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典型形式。同時，盧卡奇還提出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爭取同盟的想法。但是盧卡奇的這一觀念，被共產國際書記處斥為「取消主義」，使得盧卡奇受到了「開除黨籍」的威脅。盧卡奇在共產國際以及匈牙利共產黨內部的反對聲浪之下，發表了公開認錯的聲明，因此免於遭到被開除黨籍的處分。但是盧卡奇所付出的代價是：永遠放棄匈牙利共產黨內與共產國際內負責組織工作的職務。1929 年以後，盧卡奇到了蘇聯莫斯科定居，從此便不再是一個活躍於政

⁴⁴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75-76.

治上的人物了，轉而研究文學批評與哲學理論的工作。⁴⁵

隨著 1932 年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出版，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的理論竟然在馬克思早年的作品中得到了證實。這使得盧卡奇的學術名聲在西方水漲船高。不過，當時的蘇聯正處於史達林統治時期，在第三國際強制推行意識型態從屬於蘇聯的政策之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面臨著兩難的抉擇：一是加入共產黨並遵守其嚴格的紀律，但是如此便不可能對任何政治問題發表獨立的見解（即使此一見解的影響力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另一個抉擇便是選擇作為一個自由的知識份子，而置身於任何一個黨組織之外。⁴⁶顯然盧卡奇選擇了前者。因此，在盧卡奇備受西方世界肯定的同時，盧卡奇卻必須堅守蘇聯教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主張。盧卡奇在 1934 年，就在蘇聯撰有〈對《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的自我批評〉一文，對自己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的理論做出了自我批判。盧卡奇說：

我反對反映論（按：即社會意識是經濟基礎的反映，亦即經濟決定論。）、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觀點，是這類「下半截唯心主義」的典型表現形式。不言自明，結果「上半截的唯物主義」只可能是按唯心主義歪曲了的、失去生命的「馬克思主義」。…隨著對列寧和史達林著作的熟悉，我世界觀中的這些唯心主義基礎越來越動搖了。…對唯心主義的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讓步，也意味著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危險。這樣，我就不僅懂得了我在十二年前寫的這本書的理論錯誤，而且也懂得了它的實際危險，並且在德國的群眾運動中對這種唯心主義傾向以及任何其他唯心主義傾向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⁴⁷

在蘇聯將「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視為神聖的教條，以及史達林統治時期誅除異端的恐怖統治之下，盧卡奇只好違心的承認自己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犯

⁴⁵ 關於盧卡奇 1928-1929 年的政治活動過程，參閱盧卡奇著，李渚青、莫立知譯《盧卡奇自傳》（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 2 月初版），頁 41-42 和 119；以及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p.30-31.

⁴⁶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p.43-44.

⁴⁷ 盧卡奇〈對《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的自我批評〉，收入《盧卡奇自傳》，頁 223。

了「唯心主義」的錯誤，並且「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宣佈自己重新回到列寧、史達林式的「經濟決定論」的立場之上。

1967年，《盧卡奇全集》第二卷（其中收有《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出版，在這個新版本的序言中，盧卡奇再一次對自己的這一部著作進行了批判，強調要重新回到了「經濟決定論」的立場。

在《歷史和階級意識》的新版自序中，盧卡奇認為在1920年代的匈牙利，有兩股政治思想存在。一是唯心的、烏托邦式的救世主義，一是有組織的共產主義運動，兩者的政治理論有相當大的差異，而盧卡奇自己受前者的影響甚大，因此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才會出現這種唯心的傾向。⁴⁸盧卡奇自我批判道：

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對我的經濟學觀點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造成了根本的混亂。因為，毫無疑問，經濟的狀況肯定是決定性因素。的確，我打算根據他們和經濟基礎的聯繫來解釋所有意識型態的現象，但儘管如此，我對經濟的理解太狹隘。因為，勞動這個做為自然與社會之間新陳代謝相互作用的中介，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範疇被我忽略了。…它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最重要的基本支柱消失了，…這種嘗試也喪失了它的真正經濟基礎。不言而喻，這意味著自然本體論的客觀性不見了，而社會變化的過程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結果，我關於資本主義矛盾和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說明都無意識的帶上了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⁴⁹

盧卡奇認為：由於思想上受到烏托邦唯心救世主義的影響，因此他偏離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忽視了經濟基礎的重要性。所謂「自然本體論」，就是以「自然」（經濟基礎、社會存在）為主體，也就是經濟決定論的另一種說法。而「勞動」，就是人們對經濟基礎的反應。盧卡奇對此也自認有所忽略。

⁴⁸ Gerog Lukacs,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1967)*,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xiii-xvi.

⁴⁹ Gerog Lukacs,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1967)*,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xvii-xviii.

至於盧卡奇為何稱《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是「唯心」、「主觀主義」呢？盧卡奇說：

我並沒能超出那種「歸屬」階級意識的概念。但在這裡我意思是指的和列寧《怎麼辦？》一書同樣的事情。他強調社會主義的階級意識將不同於自發產生的行會意識，因為階級意識是從「外邊」灌輸到工人當中的。…但在我的描述中，卻被轉變成了純粹理性的結果，成了某種思辨的東西。在我的描述中，如果這種「歸屬」意識將能變成為革命的實踐的話，那將真是一個奇蹟。⁵⁰

盧卡奇所謂「歸屬」階級意識的概念，就是指工人們「主觀自發的」認知到自己是屬於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因此產生一種認同工人階級的思想，希望能與資本案相抗衡。而列寧在《怎麼辦？》一書所強調者，是工人們不會產生這種意識，這種意識是由「外邊」（也就是共產黨革命家）輸入到工人階級當中的。列寧否定了工人本身能夠產生階級意識，認為工人只是經濟環境下的被決定者，這正是一種「經濟決定論」的看法。

而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的看法則與列寧不同，盧卡奇認為：

它（即《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是以純粹黑格爾主義的方法進行的。特別是，它最終的哲學基礎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實現自身的主體——客體的統一。當然，在黑格爾那裡，他是以純粹邏輯的和純粹哲學的形式提出來的。通過消滅異化和自我意識返回到自身，絕對精神在哲學中達到了它的最高階段，這樣也就實現了主體——客體的統一。但是，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這個過程表現為一個社會歷史的過程，當無產階級在它的階級意識達到了這個階段時，他就達到了頂點，這樣無產階級就成了歷史的主體——客體的統一。⁵¹

⁵⁰ Gerog Lukacs,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1967),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xviii-xix.

⁵¹ Gerog Lukacs,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1967),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xxii-xxiii.

黑格爾認為在主體（人的意識）與客體（外在環境）的互動過程中，人擺脫了外在環境的束縛（消滅「異化」）而回歸自我時，就是人的意識完全戰勝了外在環境，而達到主體與客體統一的完美境界。按照辯證法的說法，主體為「正」，客體為「反」，主體與客體統一就是「合」。盧卡奇套用了這套觀點，認為工人的意識是主體（正），外在的經濟壓迫是客體（反），工人在外在的壓迫之下產生了階級意識，就應該是主體與客體統一（合）。

對於這種黑格爾式的歷史觀，盧卡奇在「新版序言」中自我批判：「這種統一的主體——客體比純粹的形而上學結構有任何更多的真實性嗎？」「真正統一的主體——客體能被這種自我認識所創造嗎？」⁵²

盧卡奇也批判了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所表達的「異化」觀點，該書中所謂異化，就是人的意識被外在對象所決定，而失去了自主性，亦即是人的意識的「對象化」。但盧卡奇此時則改口說：

任何事物的客觀化都是一個對象化，人類的每一種表現方式包括講話都是把人的思想和感情對象化了。…就這種情形來說，對象化是一個中立的現象。…只有在這種對象的形式在社會中獲得了一種這樣的功能：人的本質受到了他的存在的傾軋，人的本性遭到了損壞、摧殘。此時，作為一個無情的結果，我們才能談及異化的客觀的社會條件，才能講這種人的內在異化的所有主觀表現。這種對象化的兩重性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並未得到承認。⁵³

盧卡奇將「對象化」分為兩層：一是普通的對象化，是人對社會生活的自然反應，除非人不生活在社會之中，否則這種反應自然存在，也未必是有害的。另一種對象化則是「異化」，則是人的本質受到了經濟上的傾軋、損壞、摧殘。大陸學者張西平解釋盧卡奇的說法：「異化只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而對象性活動則是人的永恆的現象。」⁵⁴盧卡奇認為：在人的本質受到了經濟上的傾軋、損壞、摧

⁵² Gerog Lukacs,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1967)*,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xxiii.

⁵³ Gerog Lukacs,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1967)*,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xxiv.

⁵⁴ 張西平《歷史哲學的重建——盧卡奇與當代西方社會思潮》，頁 176。

殘之後，才產生了主觀意識的表現。經濟壓迫在前，主觀意識產生於後，主觀意識仍然是由經濟壓迫所決定。因此，盧卡奇在思想上又回到了「經濟決定論」的範疇之中。

在這裡，我們很難說明，盧卡奇的思想從《歷史和階級意識》中重視人的意識，到「新版序言」中重回「經濟決定論」的懷抱，到底是他個人思想上的轉折，還是受制於現實政治壓力下不得不做出的改變。因為，這種經濟決定論看起來也似乎言之成理。不過，盧卡奇的「新版序言」倒是指出了一點：「真正統一的主體—客體能被這種自我認識所創造嗎？」盧卡奇坦承：把工人產生階級意識，做為主體與客體統一的象徵，好像一旦工人產生階級意識，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種說法是不切實際的。即使如《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所說，階級意識是由工人自己意識到自己的地位，而產生的歸屬意識，但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並不代表以後經濟壓迫的問題就不存在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壓迫的問題，仍然有一段「無產階級革命」或者其他的路要走。因此，盧卡奇自認《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是十分唯心的、與純粹的形上學沒有太大差別。這種自我批判應該值得肯定。

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企圖用哲學思辨的方法，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跳脫「經濟決定論」的窠臼。這個努力似乎沒有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 E. P. 湯普森，則對「經濟決定論」歷史觀作了更進一步的批判。

六、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的 歷史認識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雖然出現了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冷戰，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仍然在西歐、美國等地繼續發展。湯普森（E. P. Thompson）就是二次大戰後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湯普森原為英國共產黨黨員，1956年，蘇聯鎮壓匈牙利民主運動，令湯普森痛心疾首。湯普森在該年11月發表〈穿越布達佩斯的硝煙〉（*Through the Smoke of Budapest*）一文，痛陳對於共產黨的不滿，並批評

史達林的中央集權制度與背離馬克思的思想。遂退出了共黨組織。⁵⁵不過，湯普森仍然以馬克思的思想，作為他治學的主要方向。

湯普森在歷史認識論上，在馬克思所提出的經濟基礎（社會存在）與上層結構（社會意識）兩者之間的關係，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湯普森認為：「在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之間，經驗是一個必要的中介詞。」因為「社會存在中發生的變化，使經驗變化；這種變化了的經驗影響現存的社會意識，提出新的問題，為進一步的智力活動提供了素材。在這種意義上，這種經驗是決定性的。」⁵⁶可見湯普森強調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影響，是透過「經驗」這個媒介發生作用的。對社會意識的產生而言，經驗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決定性的。⁵⁷大陸學者劉軍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普及與通俗化的過程中，有一種偏向於「存在決定意識」的傾向（即經濟決定論），似乎只有這樣才算抓住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特點。在糾正此一傾向的同時，又出現了誇大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與反作用的傾向（即唯心論）。湯普森將「經驗」的概念引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後，避免了在上述兩種傾向中選擇的問題，並有助於糾正上述的錯誤傾向，使人們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進一步趨於深化與全面。⁵⁸

雖然湯普森認為社會存在透過經驗對人的社會意識產生影響，但人的經驗並非完全受外在環境（社會存在）所決定。湯普森認為：「最終意義上的決定通過文化形式起作用，與通過經濟形式起作用是一樣的。」⁵⁹湯普森認為人的經驗不完全受制於物質、經濟等社會存在的影響，「文化」因素對於社會意識的塑造也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例如，湯普森在討論階級經驗與階級意識的區別時，認為階級經驗

⁵⁵ 關於湯普森的政治經歷，可參閱周樑楷〈1956年對英國馬克思史家的衝擊——以哈布斯頓和湯姆森為分析對象〉，收入《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1991年2月），頁235-261。

⁵⁶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轉引自羅鳳禮主編《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7月初版）第8章〈E. P. 湯普森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劉軍執筆），頁214-215。

⁵⁷ 羅鳳禮主編《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第8章〈E. P. 湯普森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頁217。

⁵⁸ 羅鳳禮主編《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第8章〈E. P. 湯普森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頁218。

⁵⁹ E. P. Thompson, *Folklore,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History*, 轉引自羅鳳禮主編《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第8章〈E. P. 湯普森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頁231。

是由人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決定的，階級意識則是人們以所繼承的傳統文化資源對他們的階級經驗總結反思的產物。這意味著階級意識不是完全自發的從階級經驗中生成的，在階級意識的形成中，某些文化傳統的因素必須被考慮進去。⁶⁰湯普森舉出一些文化因素影響社會意識的例子，包括家族關係、習俗、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社會準則、權威與服從、統治與抵抗的象徵方式、宗教信仰和對千禧年的衝動、行為舉止、法律、憲法和意識等等。⁶¹因此，湯普森說：「從一種更全面的系統和更全面的社會生活領域來共同表達生產關係的特性，要比任何單純強調經濟是第一性的概念更好一些。」⁶²湯普森在經濟因素之外，又將文化因素加入了人的經驗之中，便是企圖達到「更全面的系統和更全面的社會生活領域」的方法。

此外，湯普森也反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結構」這種簡化的「經濟決定論」模式，「因為有些人不是通過它看到人類改造社會的形象，而是把它看成一種機械模式，一種半自動運轉的、獨立於有意識的人類活動之外的模式。」⁶³湯普森強調人的社會意識本身也具有主動性。湯普森說：「人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歷史，他們部份地是能動者，部份地是（自然與社會條件的）犧牲者，正是能動者的因素使他們區別於獸類。」⁶⁴又說：「歷史的發展要受物質因素的限定，儘管這些限定並不是絕對的，人的媒介會起作用，這種作用時大時小。」⁶⁵因此，湯普森從認識論的角度，為社會意識在社會存在中提供了「相對獨立性」的位置。⁶⁶

⁶⁰ 羅鳳禮主編《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第8章〈E. P. 湯普森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頁244。

⁶¹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轉引自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第14章〈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湯普森與霍布斯鮑姆的史學研究〉（姜芑執筆），頁576。

⁶² E. P. Thompson, *Folklore,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History*, 轉引自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第14章〈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湯普森與霍布斯鮑姆的史學研究〉，頁585。

⁶³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轉引自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第14章〈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湯普森與霍布斯鮑姆的史學研究〉，頁567。

⁶⁴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轉引自羅鳳禮主編《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第8章〈E. P. 湯普森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頁231。

⁶⁵ 劉為〈有立必有破——訪英國著名史學家 E. P. 湯普森〉，收入《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

⁶⁶ 見羅鳳禮主編《現代西方史學思潮評析》第8章〈E. P. 湯普森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頁216。

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書中，將他的歷史觀表達得淋漓盡致。該書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描寫 18 世紀流傳在民間的民俗文化傳統，包括了宗教異端、暴亂與騷動的習慣、以及人生而自由的意識。第二部份則描寫工業革命時期工人團體的經驗，包括了政治迫害與經濟剝削。第三部份則敘述在這種文化傳統與社會經濟情勢之下，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工業化時期的社會關係與社會文化——工人階級群體與工人階級意識。

從該書的架構，我們可以看出：湯普森想要跳脫僵化的「經濟決定論」的框架，湯普森說：

「階級」這個觀念需要與「歷史關係」相配合。它是流動的過程，假使我們有意使它停止，好比死寂的結構而加以分析，則其流動過程將無法研究。…階級之存在是人們共同經驗的結果，是人們感受到認同他們的利益，並且反對與他們利益不同的人在一起。階級經驗大半由生產關係所決定。…然而，階級意識是人們以文化用語表達其經驗的方法，如：傳統、價值體系、觀念和機制形式。假使經驗是被決定的，階級意識則不然。我們可以看到某種「邏輯」(logic)，反映在相似的職業團體及在相似的經驗之中。但我們不可預測任何「定律」(law)。階級意識在不同的時空中興起，有其相同之處，但絕非另有一條共同的途徑。⁶⁷

湯普森認為該書研究的是一個「主動的過程」(an active process)，⁶⁸所謂「主動」，即指勞工是有意識的主體。⁶⁹湯普森說：

我正尋找方法去平反那些貧窮的織襪工人，盧德派運動 (Luddite) 的剪絨工人，過時的手動織布機織工，「烏托邦」的藝人，甚至那些喬安娜·索思科特 (Joanna Southcott) 的盲從者。出於對子孫的摯愛，他

⁶⁷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p.9-10. 本段譯文參閱周樑楷〈「人」與「歷史」之間：以湯姆森和布勞岱的歷史撰述為討論實例〉(發表於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民國 87 年 6 月)。

⁶⁸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9.

⁶⁹ 參閱周樑楷〈「人」與「歷史」之間：以湯姆森和布勞岱的歷史撰述為討論實例〉(發表於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民國 87 年 6 月)。

們的技藝與傳統逐漸消逝死亡，他們對新工業的敵視使他們眼光落後，他們之中的共產主義理想只是一場幻覺，他們暴動的陰謀被視為莽撞。但是他們生活在社會極度動盪的時代，而我們不是。他們的抱負在他們本身的經驗上是有意義的。然而，當他們已經成為在歷史中的犧牲品時，他們在生活中仍然是被詛咒的犧牲品。⁷⁰

湯普森注意到在工業革命時期，這些傳統工人對於新工業的「有意識的反抗」，雖然這些傳統工人的反抗終歸失敗，但這種反抗意識卻促成了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當工人有了認同自我的階級意識時，工人階級才算正式形成。

由上可見，湯普森重視「人」的主動性與創造性，並重視其背後的文化因素。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將「經濟基礎與上層結構」的關係簡化為支配者與依賴者的關係，強調歷史的發展是「上層結構」（思想、文化、宗教）與社會經濟環境之間不斷辯證地互動、交互影響的過程。經濟環境決定人的生活，而人的意識也促成人類改造社會。

湯普森與盧卡奇一樣，跳出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經濟決定論的窠臼。不過，湯普森除了強調人心理、意志、情感的作用，更重視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因素背後的文化、宗教背景。在理論的完整性方面，較盧卡奇更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將文化背景的因素，注入了歷史唯物論之中。

七、結 語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的認知，是採取了一種「經濟決定論」、「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簡單模式，這一模式未必符合馬克思本人真正的思想。盧卡奇跳脫出這種模式，將歷史的發展詮釋為主體（人的意識與思想）與客體（外在的經濟環境）相互影響的發展過程，這種看法重視人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

⁷⁰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12-13.所謂「盧德派運動」，係指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使用機器生產，導致傳統手工業工人大量失業，在英國的工人因此而產生的一種破壞工廠、搗毀機器的運動。喬安娜·索思科特，為十九世紀英國宗教狂熱團體「索思科特派」（Southcottians）的領導人。

角色，人的主觀意識與外在經濟條件在歷史過程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而非由經濟決定意識。盧卡奇此一改變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新傳統，但在蘇聯的政治壓力下，盧卡奇又退回「經濟決定論」的框架中。雖然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可能有過分強調思想與意識的作用，而忽略了外在經濟因素的問題，但是這一突破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內涵，《1844年手稿》的出現也證實了盧卡奇的觀念與馬克思（至少是早期的馬克思）思想是相符合的。

二次大戰後的湯普森，與盧卡奇一樣，跳出了「經濟決定論」的框架，認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除了經濟因素對人造成影響外，文化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同時，人本身也具有主動性，能夠回應經濟環境的挑戰，進而改造社會。人與經濟的關係是互動的。這種對歷史的認知，較諸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經濟決定論」與盧卡奇的「主客體二元論」，的確是更成熟而細緻了。

盧卡奇與湯普森，雖然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歷史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盧卡奇與湯普森所關懷的，仍然是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所關懷的問題：資本主義的壓迫與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問題始終是盧卡奇與湯普森關懷的焦點。不論是盧卡奇所主張的「無產階級產生階級意識代表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或者是湯普森討論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都表明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對態度，以及對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支持。因此，盧卡奇與湯普森雖然在「歷史唯物論」的理解上與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有所不同，但他們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